

保衛文化

愛倫堡·張孟恢譯

時代社

目次

一、新世紀·····	三
二、誰是文化保衛者·····	二〇
三、論保衛文化·····	四〇
四、保衛和平，保衛文化·····	六四
五、記巴黎和平大會·····	七九

新世紀

十九世紀降生得太早，却死得不慌不忙，它差不多拖長了一百三十年——從七月巴士底獄陷落那一天的動亂的日子，到『曙光號』的大砲響了起來。這是一個有大希望和大失望的世紀。當它降生的時候，哲學家 and 苦命人、詩人和苦力歡迎它。但在戰壕裏——從英吉利海峽到阿爾卑斯山，從喀爾巴阡到波羅的海——的人民却詛咒它。

資產階級用『自由、平等、博愛』這幾個字開始他自己的歷史道路。他們却沒有遵守這些誓言；他們認為自由買賣勝過自由思想，收入勝過平等，戰爭勝過博愛。當他們回想起少年時代的那些幻想時，他們馬上就變得通達人情世故，而不喜歡這一套了。他們從思想自由，從福祿特爾學說，從人權宣言開始；而以香脂、降神術、以及如不是神祕那麼就是神祕手法結束。他們從馬賽曲開始，那是莫爾梯埃爾造反。他們曾對短褲黨微笑過，但過了半個世紀，短褲黨的子孫們就認識了卡凡雅克的鎗彈。資產階級生活在溫柔

鄉和永恆的恐怖裏面：他們看見暴風雨的陰影跟他們一起生長。他們愈富有，就會愈不幸；階級生長，恐怖也生長，因為在這個階級下面，大地在震動。

資產階級用音樂壓倒街頭的喧囂，用電影掩蔽人民的耳目，他們企圖用滑稽的軼事逃避歷史。當他們的世紀活着的時候，他們活着。現在在歐洲各國不消花什麼力氣，就可以找到靠股息年金生活的老者，他們痛心地講起第一次大戰以前的年代：『我們還會碰到美滿的人生的……』

一九一七年秋天，舊秩序在俄羅斯崩潰了。在這一秋天的日子裏，全世界的二十世紀開始了。當鹿特丹的大商人、維也納的宮庭官、或者是巴黎的激進份子，讀到遙遠的彼得格勒事件的電訊時，也許不能立刻認識所發生的事件的意義。和從前一樣，他們仍然想作生意、打仗、說硬話、起草將來的計劃。然而他們的一切行動，就在這一天被命定了。

●『曙光號』是十月革命時發出第一聲砲的砲艦，係指十月革命開始。

●梯埃爾（Thiers），法國的政治家，資產階級利益的保護人。

●法國大革命時代對無產階級和極端革命份子的稱呼。

●卡凡雅克（Cavaignac），法國的將軍，曾以殘酷手段鎮壓一八四八年巴黎無產者的六月起義。

在新的世紀中，資產階級已經停止創造。如果有一段休息，他們就修補和裝門面。在危機的年代，他們扯破了自己的衣服，弄壞了自己的房子，砍掉了自己的花園。從前他們是貪婪而富於進取，兇猛而細心的榨取者。他們沒有心肝，但他們却有頭腦。在二十世紀，他們已變成危險的狂人。

十五年前我在丹麥，當時正是危機震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黃油價格大跌了，丹麥人便把乳牛變成褐色的燒餅，用它來餵豬。很快鹹肉也跌價了。那時他又用豬來做肥料。這是西瑟夫的白費勁的神話，這也是永遠講不完的故事。荷蘭人爲了增加播種面積，而把海洋填成陸地，但到小麥跌價的時候，人們便在教堂裏作禱告，求上帝降旱災，壞收成。可是在丹麥與荷蘭，都有飢餓的人們……。十九世紀資本家還建築了工廠，栽種了新種小麥。後來他們就開始破壞車床，折毀裝置；爲了使苦命人休想吃過份價廉的糧食，他們把依阿勝色素塗上小麥。當這一切還顯得不夠的時候，他們便從紅顏色走到人類的血液，於是用炸彈去摧毀城市和消滅小孩子。資產階級存在於二十世紀，已成爲危險的時代

● 西瑟夫是古希臘神話中一位國王的名字，因爲他觸怒衆神，被諸將大石頭運上山去，運上去又滾下來，費了一大股力氣，毫無結果。

錯誤。

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週身缺陷的資本主義一心想保存某些神氣的外貌。資產階級用法律作誇耀，竟開口說到眼光遠大。他們給管監人以薪俸，而且還尊重大赦。當彼得格勒的工人打開了歷史的新紀元的時候，資產階級却忘記了忍耐。起初是法國的將軍們鎗殺法國士兵，之後又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開始屠殺德國工人。立刻意大利就出現了最初一批黑衫黨人。法西斯主義就這樣從『人民大廈』的縱火，從蓖麻油，從狼嗥中降生，到奧斯文和特烈勃林卡，已經有二十年了。另一批狡滑的人們，竭力把法西斯主義說成幾十或者幾百惡徒變化而來，那是毫無用處的，法西斯主義是患了瘋症的資本主義的猛烈發作，如果英國的保守份子跟殺人放火的匪首簽訂所謂紳士協定，那只是因為驚魂失魄的紳士們，準備找一支任何的手作依靠。當他們站在美國人種論者、或英國殖民家的立場上時，控告法西斯主義者是虛偽的，因為患週期性精神病的人，對他同房病人的發瘋是會慷慨激昂的。

新世紀的三十年來，資本主義什麼也沒有創造出來；它從『黑色的星期五』活到『黑

色的星期三」，從凡爾登的斷瓦和牆活到歐洲的廢墟。沒有一年停息過砲聲：乘火打劫者們飛往阜姆和比利牛斯，戰爭在中國進行，血在南美洲和阿比西尼亞流。歐洲已經變成了森林，強盜們在這裏只曉得一條叫權力的法律。那一批以自由大憲章，另一批以人權宣言驕傲，而自認為是保衛民主制度的人們，却把西班牙出賣給令人惡心的劊子手。之後，也是這批優秀的歐洲人，把德國的獸軍放進古老的普拉格。對於死怕得要命的資本主義忘記了起碼的禮儀，它把人類的掘墓人說成看護，差一點就要說成人道主義者；如果說達拉第與希特勒之間的「滑稽戰爭」停止得滑稽，那決不是達拉第的過錯。

在兩次可怕的戰爭間，是一個可怕的世界——爵士音樂響澈雲霄，舞客們像木偶樣跳來跳去，狐步舞的機械痙攣，一年又一年地拖下去；保羅·莫蘭寫了許多薄情郎的豔史；密士也召開了外交會議；高利貸和吃子金者們的妻子醉心佛洛伊德學說，而講着她們夢見或沒有夢見的夢；在食品競爭上拿出了犀牛排骨；達達主義者和超現實主義者拿貴如黃金的青年開心；失業者們住橋洞，有千百萬人都戰慄地問自己，第一顆地雷埋在哪裏。酒吧間裏唱着小調，說戰前是多麼安靜（那時還沒有加「第一次」）。年長的顧客們回想起愛德華

●這裏作者大概是指兩次大戰開始的日子。

七世、威廉大帝、佛朗斯·約瑟夫、法里耶爾的時代而憂傷地嘆息。年青一點的顧客們安慰自己說，在古代既沒有爵士音樂，也沒有好萊塢，更沒有賽跑車。除了酒吧哲學之外，還有像流行性感冒一樣的晚會哲學，那時的舞客、運動員和股票經紀人都出人意外地求靠於書本了。當讀到夜國旅行記時，消沉失意的愚蠢之徒問自己——在這個國土上，或者他們還有十年留下來跳狐步舞和懷疑吧。

我手頭有份一九一二年的法國報紙。一篇小文章中說道：『在長久的摸索之後，我們的社會是找到了完美而永恆的制度……。』不錯，那時候他們還相信資產階級秩序的牢固，相信股票和息票的持久，相信子金的神聖本質。無論血腥的遊行示威、或凡爾登的大屠殺，都沒有醫好他們的幻想病。只有在第一次的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把那封『屬於大家，屬於大家，屬於大家，』的電報向全世界打出來之後，他們才覺醒過來。資本主義懂得它已經被判了死刑。

帝國主義者們知道，俄羅斯受到戰爭的破壞，他們派出一切能夠派遣的人來反對革命——派來了英國的牽制部隊和法國的水兵、戰勝的日本人和被戰勝的德國人、美國的冒險家和巴斯瑪奇、波蘭的小貴族（*Salachta*）和芬蘭的白衛軍、羅馬尼亞人、意大利人、

各國的軍團份子、傭人、奴隸。凡爾賽的和平製造者，想絞殺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這般永遠說假話的傢伙們，稱劊子手的繩索爲防疫綫。外交家、哲學家、股票經紀人、文學家、腦滿腸肥的農場主、以及帶安神藥水的太太們，他們都大叫着那個威脅世界的危機。大炮噉住了老態龍鍾的克里蒙梭，使笨重的邱吉爾大發脾氣，當時的無名小卒希特勒，也在慕尼黑的小酒店中作他們的尾巴。年青的共和國堅忍不拔地防衛住了。在當時的俄國城市，是陰暗、寒冷、飢餓。當然資產階級懂得，在彼得格勒戰鬥的赤衛軍，既不威脅倫敦，也沒有威脅巴黎，但他們依然嚇得發抖。他們在一切牆壁上畫着可怕的人，滿臉鬼鬍子，嘴裏啣着刀。資產階級說，遼遠的伊凡威脅他們，其實是他們害怕身邊的讓、瓊、約翰、齊奧瓦尼、璜，這些人都是懷着希望傾聽新俄羅斯的聲音的。

四八年（指一八四八年——譯者）的叛徒們朦朧地幻想着社會主義。馬克思把這幻想變爲堅固的科學理論，使理智去幫助心。社會主義不再是伊卡利亞，它已經變成了進步人類的明天。各國的工人運動壯大起來，社會主義的政黨也壯大了。它們當中有許多是散漫的。在同一個政黨中有明天的革命家和明天的鎮壓人——卡爾、李卜克內西和諾斯克，馬爾塞、加香和馬爾塞、狄安。十月革命給理想以骨肉；她帶來明朗——天穹與深淵分離。

開來了。遭受戰火燒灼和苦惱的歐洲大地，又瀰漫着烟火，而剛剛脫下兵士大衣的人們，抱着希望去傾聽最早一批共產黨人的話了。

各國的資產階級鎮壓自己的人民已有三十年。共產黨人充滿了監牢，走上絞架，進入鎗林彈雨。在歐洲，有對於人類是神聖的地方，有共產黨人偉大的受難的地方——李帕爾羣島和莫亞比特、奧維耶多和達哈烏、華沙的巴維亞監獄和布哈萊斯特的特務們（Sikurantsa）的祕室，卡瓦爾和佛洛里茨多爾夫的工廠，保加利亞的羣山和匈牙利的平原。從前曾經寫出了『金黃色的傳說』——最早一批基督徒受難的故事。但關於最早一批共產黨人的鬥爭、偉績、英勇的死，可以寫出多少部動人心魄的書啊！沒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的共產黨人，不曾受過迫害。在那以多年愛好自由而自豪的國家法蘭西，印了許多議會的

● 蘇聯內戰時期一羣受外國干涉者支持，在中央亞細亞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匪徒。

● 這是約翰一名在歐洲幾個國家中稱法，俄國叫伊凡，法國叫儒讓，英國叫瓊，德國叫約翰，意大利叫齊奧瓦尼，西班牙叫璜。

● 希臘神話中的一位少年，他想飛到太陽裏去，他的父親用蠟給他做了兩個翅膀，但當他飛近太陽的時候，翅膀被熱力晒化了，於是墜入大海而死。此地所指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必定會失敗的。

選舉報告，在計算了表示『贊成』或『反對』的代表們之後，還可看到第三個名單：『加香、杜克洛、馬爾蒂、瓦楊·古久里諸先生不能參加表決。……』資產階級喜歡做表面文章，因為另一批資產階級的代表，把他們自己的同僚關進桑台監獄，所以這一些被選為代表的人們，就不能參加表決了。我記得那些自稱『民主主義者』的人，曾經懲罰過詩人；波蘭詩人布羅涅夫斯基、斯洛伐克詩人諾伏米斯基、希臘詩人科斯塔·瓦爾納里斯，都度過監獄生活。魏瑪的德國人把恩斯特·托列爾投入牢房。把莫西納克關進集中營的，不是希姆萊，而是達拉第。瑞士的激進派和法蘭西的社會主義者宣佈共產黨為非法。英國的共產黨報紙被封閉。共產黨人在美國受迫害。關於其他國家，比方土耳其和葡萄牙，還有什麼可說呢？反對共產黨人的鬥爭，被認為是慈善事業，是公民的美德、愛國的義務。

雖然是有種種迫害，有大批的屠殺，有絞架，有集中營，但共產黨人的力量却壯大了。血號召英雄們前進。三十年前法蘭西只有少數共產黨人，而現在共產黨已經是那裏的第一大黨，有三分之一的選民投票擁護她，而這些選民都是在抵抗運動的那幾年顯現出來的，他們不僅能用選票來表示擁護，而且還能用他們自己的血。我見過極圈以內的基龍和奴隸主們控制的美國落後各州的共產黨人。我看見過挪威山岩和艾列夫辛（希臘的古都）

的大理石上的鐮刀與斧頭。資本家們竭力把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漲，解釋爲莫斯科的陰謀。
『莫斯科的手』、『莫斯科的眼睛』、『莫斯科的黃金』——這些話把全世界的黃色報紙，點綴得五色繽紛。我曾把蘇聯的作用比作大西洋上的暖流。有誰想責難這海流干涉挪威或丹麥的園藝事業嗎？然而，正因為有這條暖流，北挪威才生長出玫瑰。十月革命改變了世界的氣候。我們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只能說有一件事，這就是我們存在。我們的成功，我們的勝利，我們的工廠、花園、書籍、電影，過去和現在都以新的業績鼓舞了全世界的進步人們。

許久以前，當共產主義運動初露光芒的時候，資本主義就擬好了反對信奉社會正義者們的訴狀：『共產黨人要消滅人類的美德，這是眼中沒有祖國的野人，他們不要文化。』在人類經受了許多殘酷考驗之後，這些訴狀的全部虛偽和笨拙都可以衡量出來了。大宴會和盛裝華服不能說是人類的美德。但是誰破壞它呢？是飛到希特勒那兒去的張伯倫，抑或是在萊比錫法庭受審的喬治·季米特洛夫？是誰有更多的人類美德呢？是那些幫助劊子手佛朗哥的『不干涉委員會』的偽民主主義者呢，抑或是共產黨人，是國際縱隊的戰士？我們的子孫會與高聲地讀到關於那些保衛別人的瑪德里而死去的英國作家、塞爾維亞的農

民、巴黎的冶金工人的書。在那一段日子，共產黨人表現了如此的和睦、忘我、崇高理想。而許許多多共產黨人，誰也不知道的平凡的人們，他們自己又是做得多麼英勇啊！羅德茲紡織工人的兒子，十七歲的恩格爾，被波蘭的『民主主義者』判處了死刑。他在就刑前寫道：『當牙科醫生要拔出我的牙齒來時，我害怕，而現在我不怕了，我很好，我甚至快活……』這是認識了自己公正的人的深刻的精神快活，也就是人類的美德——在他面前，世界上所有的劊子手們都是無力的。我想起一位姑娘。這是十五年前羅馬尼亞的事。特務份子苦刑拷打她。當他們把這位遍體鱗傷的姑娘帶去審問的時候，她唱起歌來了。審判官想叫她停止，但她却嚴厲的說：『唱國際歌的時候，要站起來……』我也想起了一位法國的鐵匠，他在就刑前兩小時寫信給他太太說：『現在我懂得了，人比死神強。』這就是共產黨人所懂得的，這是金錢的奴隸、野心的奴隸、死的奴隸永遠不能了解的。

人們竭力想把共產黨人說成是萬達爾人。三十年來資產階級破壞了一切能夠破壞的東西。他們的進步就是破壞的進步，是一條從砲彈到原子炸彈的道路。和平時候資本家們破壞機器和砍伐葡萄樹枝；他們砲轟維也納的工人住宅，毀壞西班牙的古蹟，他們瘋狂燒

● 古代歐洲的一種野蠻民族，這裏是野蠻人的意思。

毀巴黎的公共汽車，在柏林焚書的火堆周圍手舞足蹈。誰打救了普拉多博物館，維拉斯克斯、哥耶、格列科、曹巴朗的作品呢？^②是西班牙的共產黨人。從野人手中救出魯佛的寶藏的，是法蘭西的遊擊隊。戰前五年，里爾的工廠主們爲要提高紡織物的價格，決定毀壞許多工廠；當時在工廠大門旁邊站着工人，他們阻止破壞機器。共產黨人是人類文化的合法繼承人，他們以世界主人的身份去看世界。

僞愛國者們大叫：『誰贊成國際，誰就反對祖國。』測驗的時刻到來了。民族主義者們成了叛徒。誰愛法蘭西，是沙爾·莫拉斯呢，還是共產黨人加布里艾爾·貝里？誰爲祖國作戰，是貝當元帥呢，還是李梅申的自由射手？七萬五千被屠殺、被鎗斃、被苦刑拷打而死的共產黨人，這就是法蘭西抵抗運動的編年紀。斯大林格勒的例子喚起了歐洲人民。富齊克^③給我們講述了捷克共產黨人的精神力量的故事。如果沒有共產黨人，就不會有南

① 西班牙的著名博物館，其中藏有許多名貴的藝術作品。

② 都是著名的西班牙畫家。

③ 即法國有名的魯佛美術館。

④ 捷克的著名理論家，共產黨員，一九四三年八月被德國法西斯份子在柏林處死，遺作有上着校索時的報告。

斯拉夫遊擊隊的偉大史詩，這些在門的內哥羅華山中赤身露體的人們，爲自己祖國的獨立而戰，挪威和希臘、波蘭和保加利亞的游擊隊是共產黨人領導的。中國的共產黨人曾英勇戰鬥反對日本侵略者。共產黨人對人們說明了沒有比擁護和睦與團結的人們更好的愛國者。資產階級把唯我獨尊的不學無術之徒的沙文主義和實業家們的世界主義接合在一起。他們不倦地重複說着自己的民族優越性，他們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酒、詩歌、女人。法國的資產階級要求音樂會不要演奏德國作曲家們的作品，英國的資產階級勸告英國的藝術家們忘掉瑪奈和塞尚；然而同樣的法國資產階級却有四年時光跪倒在德國軍曹的脚下，同樣的英國資產階級現在又低聲下氣地傾倒在華爾街的金殿面前。勞動者愛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花園、自己的雀鳥，所以他們也愛整個地球，愛一切花園、一切雀鳥。資產階級已成了無恥的貪利的人，以至脫去什麼人的衣服都是一樣；已成了無恥的僕役，以至任何人給他茶錢都是一樣。現在，當美國的銀行家決心要把歐洲放進腰包的時候，共產黨人正爲認識祖國，認識民族文化，認識榮譽而戰鬥。

三十年前，知識份子以懷疑的眼光去看共產黨人。從那時起有了很大的改變。現在，

● 瑪奈和塞尚都是法國名畫家。

科學、文學、藝術最優秀的代表，都是共產黨人。知識份子已經懂得，共產主義就是文化。

十月革命以前的二十年來。十九世紀最後的文化大師去世了。萊夫·托爾斯泰死了以後，世界文化學成了孤兒。契訶夫、左拉、易卜生、馬克吐溫、門德萊也夫、居理、密奇尼科夫、李姆斯基—科爾沙可夫、德比西、格利、塞尚、高根、士魯茲—洛特列克、德加、羅丹都去了。在一九一七年克洛德·莫奈已經七十七歲，萊諾瓦七十六歲，安納托爾·法朗士七十三歲。安納托爾·法朗士了解俄國事件的意義，在死之前他迎接了新的世紀。上一世紀形成的乃與資產階級社會血肉相連的另一批作家，在他們未死之先老早就已死去了；十月革命之後的哈姆生、霍卜特曼、吉卜林、梅特林克、已不是生存，而是過完了他們的世紀。最後，向共產黨人，向馬克西姆·高爾基，走來了上一個時代的偉大人道主義者羅曼羅蘭。

在兩次戰爭之間，那些拋開了死神的世界的思想家與藝術家，創造了西方最寶貴的東西。保羅·郎芝萬、若里奧·居理、巴比塞、畢卡索、馬爾克、阿拉貢、讓·李沙爾、布洛克、艾呂霞、馬丁·安得遜、聶克索、安娜·舍爾格斯、巴布洛·聶魯達都成了共產黨